

# 极地之声

中国第26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主办

第二期 2009年10月28日 星期三

## 在26次队穿越赤道仪式上的讲话

袁绍宏



考察队员同志们：

船舷外静谧如镜的赤道洋面，正用她旖旎动人热带风光欢迎着中国第26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到来！在这一刻让我们用中国极地考察队的传统仪式——穿越赤道纪念活动，向祖国和亲人暂别！向遥远而圣洁的南极通报！10月19日上午10点，26次队乘坐雪龙船出征南极的166名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的健儿们，带着人类和平利用南极的崇高使命，在心中高声呐喊——美丽的南极我们来啦！

穿越赤道纪念仪式是南极科学考察队的传统仪式，她已融入了我们考察队的文化。回首过去25年的中国南极走过的历史，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关心支持下，在国家海洋局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极地考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极地考察大国正向极地考察强国迈进。中国第26次南极考察正是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满载着祖国和亲人的嘱托，出征南极！今天的赤道穿越纪念仪式，正是我们26次队考察队员向祖国和亲人宣誓我们的决心、展示我们的风貌、彰显我们的精神活力的宏大誓师！

26次队考察任务时间计划紧、任务光荣、责任重大，更充满着风险与挑战。让我们团结一心，奋力拼搏，高举科学大旗，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扬南极精神，牢固树立安全第一观念，坚决地完成南极科学考察任务，为国争光，向祖国和亲人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下转第二版）



## 26次队过赤道纪念活动火热开展

10月19日上午十点，伴随着洪亮的汽笛声，中国第26次南极考察队过赤道纪念活动火热开展。全体队员摆开CHINA阵容祝福祖国，世博吉祥物海宝也加入考察队伍，与赤道的蓝天碧海交相辉映。此次纪念活动由李院生副领队主持。

袁绍宏领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希望考察队员精诚团结，奋力拼搏，高举科学大旗，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扬南极精神，坚决完成考察任务。随后袁绍宏领队将承载着考察队满满祝福的漂流瓶交给队员代表崔鹏惠和孟上，伴随着全体队员热情高呼“26次队，加油！加油！！加油！！！” ，漂流瓶被投放入海。

随后考察队分别开展了拔河比赛和喝啤酒比赛，全体队员踊跃比赛，齐力奋斗。在拔河比赛中，拉拉队员们团结有序地助威，选手们争夺非常激烈，现场沸腾了，最后雪龙船和大洋联合队夺得拔河比赛冠军，能力建设队名列第二；能力队的刘明正和综合队张月霞分别夺得喝啤酒比赛的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

雪龙船穿越赤道从北半球到南半球这一难忘时刻，我们暂别祖国与亲人，充满信心的奔赴南极考察作业现场执行考察任务。过赤道纪念活动作为我国南极考察传统的庆祝活动，旨在丰富考察队员文化生活，增强队伍凝聚力。绵延如锦帛的大海记录着新“雪龙”的又一次征程，也记录着这支斗志高昂的队伍完成任务必胜的信念！（综合队 张丹）



# 综合队群英谱

## 编者按：

为展示队员风采，促进队员间相互了解，本报特别制作第26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群英谱，分期刊登队员照片。依各队序列本期首先介绍综合队。

综合队由党办2人、科普宣传3人、气象预报2人、K32-机组5人和澳方机组3人组成，共15名队员。其中，K32-机组3人和澳方机组3人将在新西兰上船，目前在船队员9人。

由于综合队的工作包含政治思想、宣传教育、气象保障、机组保障等，所以人称“运筹帷幄综合队”。

(上接第一版) 光荣的26次队考察队员们，今天让我们永记这一难忘的时刻，永记我们出发前的誓言和决心。在我们的南极前方，虽然面临着寒冷的风雪、严寒的冰盖、紧张而繁重的任务，但是我们有无比坚强的决心、不屈的精神和南极文化的传承！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极地事业发展做出荣耀终身的贡献！



综合队队长、党办主任 王建国



党办秘书 张丹



新闻记者 李子清



新闻记者 翟壮



科普宣传 于成松



气象预报 孟上



气象预报 张月霞



K32机械师 张文光



K32机械师 杨波



# 过赤道纪念活动一瞥





## 风浪中成长的26次队

## 纪念26次队首次风浪

赤道，一个令你的感慨无法收疆的神奇区域，绵延海面如锦帛，海天一片让人感觉船非行水面，而是穿梭天际，如此真实的奇境，美得动人！

雪龙船刚经几内亚，准备穿越所罗门群岛，大家还未从赤道美景陶醉情绪中抽身，易变的大海便给考察队送上第一场考验，20日晚开始船明显摇晃，到22日涌浪加强到3-4米。期间，很多队员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晕船，用餐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

我一如试航，每天的呕吐比进食更规律，常有经验丰富的同事教导晕船要坚守2点：一定要下床走动适应，一定要坚持吃饭保护肠胃积攒体能。我珍惜他们的经验，于是一日三餐变成了每天最无奈的事情，吃吧胃翻腾难以下咽，不吃吧饿着更容易晕，于是总是踩着吃饭结束前的十五分钟，磨磨蹭蹭、晃晃悠悠踩棉花般来到食堂。



食堂是每天大家集聚的场所，平日神采奕奕地打招呼已经被这风浪打造成了苍白脸上无力目光的一瞥，面对着大厨精心烹制的菜肴是也那么地力不从心，而且非常畏惧荤菜味道，甚至看到都难受异常。经历晕船痛苦的队员都瘫倒在床，我用冥想法暗示自己正在享受幼时父母轻推的摇篮，给这征程中的艰难时刻一丝人文的惬意，某种程度上这种方法有催眠的功效。

总有队友嘘寒问暖，“晕了么”、“吐了么”、“一定要吃饭”成了这3天的人气词汇。领导每次都会鼓舞晕船队员，这简短的鼓励效果甚是明显，我至少不象试航晕船时那样内心畏惧而退缩，而是坚定了自己对于南极事业的信念。

船员中，除了要保证船舶航行的技术人员，还有每天都要为不同状态队员操心的后勤人员，曾很意外的得知年近50的事务主任晕船，他跑了一辈子船女儿都起名为“极”，而每次在自己难受时刻还主动的跑前跑后关照每一个需要他关（转右版）

## 雪龙快讯

1.10月19日8时，雪龙船于东经146度38分穿越赤道由北半球进入南半球。考察队举行了系列过赤道纪念活动。

2.10月19日晚，考察队举行联欢会，庆祝过赤道。

3.10月24日下午，南极大学开课，王建忠船长做了南北极考察航线、航行情况的专题讲座，来自中国海洋报的记者赵建东做了摄影知识的讲座，吸引了众多队员参加。

4.10月24日下午，考察队举行包饺子活动，广大队员积极参加，包饺子活动既改善了大家的伙食，也丰富了考察队的生活。

5.10月25日下午，考察队召开新西兰靠港动员大会，王建忠船长做了外事教育报告，袁绍宏领队、李院生副领队对靠港各项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

6.10月25日，26次队BBS摄影大赛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将持续至31日，主题分为风光篇和人物生活篇，活动先由队员在BBS上投票选出前10名进入决赛，再由评委组决定决赛名次。

7.10月26日晚，扑克大赛在第一餐厅开战，大赛分五十K和八十分两轮，来自各队的19组选手将参与角逐。（长城站 曾红辉）

照的人，颇为感动；还有队医，那颗聚焦的眼睛时时关注每一个身体不适的人，他在试航时候自己也晕船，适应之后便很主动找晕友们聊天以分散他们眩晕感官上的注意力；更有同患难的队友拿出自己节约出的山楂片，不由分说整包塞到我手中。晕船的我身体是难受的可是心中充盈着感动的甘甜，一个集体团结的力量已经在壮大，在每个人需要的时候迸发无限温暖。

除了吃饭我也坚持弹奏吉他，平日倒不一定有时间，反而在晕船难受时歪在床上抱琴练习，10月20日一天学会了“致爱丽丝”，尽管指法生涩笨拙，但是我尽可能会投入作者极力表达的情绪，将呈献的对象在心中默默地替代为GODNESS，用心祈求福佑26次队，希望大家能够恢复精神状态。

首次风浪已经撤离，队员们的精神面貌开始恢复，文体娱乐组也在积极筹备各项活动，铁铮铮的26次队就是这样在风浪磨练中成长，在南极精神的鼓舞下璀璨绽放！（综合队 张丹）

## 晕船记

四周静悄悄的，沙发上横竖着几本书和一堆衣服，桌上除了插线板和紧靠床的台灯几乎什么也没有。一把椅子横在床、桌子、和沙发围成的矩形中央，它旁边丢着几只鞋子。房间里的两个人像垂死的病人奄奄一息地躺着，从早到晚昏昏沉沉，忽而醒来，忽而睡去，一整天水米不进。

您以为这是小说吗？不。这是晕船人以及他的房间。

当地时间10月20日下午，雪龙船遇到了南半球低纬度热带云团。瞬时风力达到9级，平均风力达到8级。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船体开始左右倾斜，人们开始眩晕。传说中的“西风带现象”提前到来。

食欲很好的我晚餐的食欲并不好，五脏六腑泛起波澜，只喝了一碗汤，嚼了几口菜，便洗碗回房了。作为娱乐场所的二楼餐厅往常人声鼎沸，但是当晚，这个热闹非凡的地方一下子冷清了许多。

更多的人开始倒在床上休息，我也不例外。躺在床上就像躺在摇篮里，船左右摇摆像母亲在轻轻晃动摇篮，很舒服，当然也很快地进入梦乡。然而，这是一场噩梦。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的头开始疼痛，挣扎着起床后，感觉恶心、反胃，立刻打消了吃早餐的念头，随即又倒在床上。

窗外大海汪洋，乌云密布，一眼望不到边。忽地想起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几句：“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则有去国怀乡，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此时此地与之不同的还有，浪头无休止地袭击和船身无休止地晃动，相伴着的还有我的眩晕和恍惚。

迷迷糊糊地捱到中午，还是痛苦得难以下床，午餐略过。晚餐总应该要吃一些的，我似乎在与生命抗争，而用餐成了累赘。（转右版）

## 图片新闻



10月28日，大洋队在张永山队长带领下整理了雪龙船物理和生物实验室，实验室焕然一新，以迎接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和克莱斯特切奇市市长代表团的参观访问。（大洋队 吴荣荣）

10月22日，乌云依然，风浪依然。船不停地晃动，海浪时不时地打在船头，水花溅到我们五层卧室的窗户上。走道里悄无一人，只有船的摇摆惯性导致的咣咣的关门声和房间里的家具吱呀吱呀的响声。我已经没有时间概念，只知道还是白天。

忽然，只听“当啷”一声，我们桌上的烟灰缸掉下来，扣到地上，烟灰和烟头撒落出来。不一会，茶杯滚落了，并随着船的节奏骨碌碌地滚来滚去。我迷糊地躺在床上，同屋的画家于成松也一言不发地躺着，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一动不动。此时，哪怕天塌下来我们也会无动于衷，没有任何东西比床更有魅力。

又是一整天卧床，不晕船的老朋友韩惠军开玩笑地跟昆仑队队友说：“到点了，该给小赵翻翻身了。”一时传为笑柄。

10月23日，两个日夜没吃东西的我感觉有气无力，饿得发慌，说话也发飘。宁可被晕死，不能被饿死。我不顾晕船的痛苦，撑起羸弱的身体，来到餐厅吃午餐。

令我感到捧腹的是，许多到餐厅吃饭的人都是摇摇晃晃，脸色苍白。“起来了啊。”“久违，久违。”许多人都这样彼此招呼。原来，他们跟我一样，躺了两天。饭间，大家彼此激励，渴望这场“暴风雨”及早结束。

10月24日，云开日出，天气放晴，风力减缓。队员们开始恢复正常的饮食、娱乐和交流，走道里又传来走路声、说话声、笑声，雪龙船渐渐离开低纬度热带云团的笼罩，向着新西兰进发。（昆仑站 赵建东）

“一人呵护南极，全家守望。”是我去上海报到前，姐姐给我的一句话。告别温暖的家和依依不舍的亲人，踏上风雪南极征程，内心充满无限激动与一丝的离别伤感之情。我带着满满的信念，乘坐雪龙船乘风破浪，去揭开风雪南极神秘面纱的一角。一艘科考南极，全国期盼。雪龙船承载着满满的希望，披荆斩棘，行驶在浩瀚的太平洋，去实现祖国的寄托。

2009年10月11日，中国第26次南极考察队离开上海码头向着圣洁的南极进发的日子，我看到码头热闹的局面，看到领导们的殷切的期望和真挚的鼓励，看到亲人们神伤的眼神，我哭了，不知道这泪水是激动还是伤感，我想伤感多于激动吧。离开码头的第一刻，我给在家乡默默给我支持和祈祷的父母和老婆以及亲人们打了电话，泪如雨下，再也无法控制……

泪水与海水都是咸的，我想这不只是巧合吧，海水就是千百年来迎风斗浪前行的水手思念家乡和挚爱与在家翘首以盼的亲人们泪水汇聚而成的吧。汗水与海水都是咸的，我想这不是上天的故意安排吧，海水就是从古到今那些在浪窝中穿梭的勇士和岸上辛勤耕耘苦苦守候在故土盼望勇士归来的亲人们的汗水点滴汇集而成的吧。海水永不

干，海水永不淡，因为有水手和勇士，更有坚守在家乡和故土的亲人们。

我告别另一半和亲人去实现风雪南极的梦想。10月19日，雪龙船穿越赤道驶入南半球，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美好经历，我第一次踏上了南半球。船上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并投放了漂流瓶。碧蓝的太平洋承载着装有全体队员的心愿和祝福的漂流瓶，承载着家乡亲人的美好祝愿，承载着雪龙船的万级吨位，承载着祖国人民的重托。漂流瓶激荡在蓝蓝的太平洋海水上，吸纳着暖暖赤道阳光，伴着队员们的祝福声，缓缓飘向了远方。只要太平洋海水不干，我的心愿就会实现，祝福就会地久天长。

尊敬的风雪南极，我来了，请用你的冰山白雪欢迎我吧，我不是来玷污你的，我是来朝拜你的圣洁；风雪南极，我来了，请你敞开怀抱拥抱我吧，我不是来征服你的，我是来呵护和探索你的神秘。虽然西风带和浮冰区还未到，但我已做好充分的准备去迎接南极地平线的第一缕朝阳，不管西风带的狂风是多么暴虐，不管雪龙船是多么颠簸，也不管晕船呕吐是多么厉害，更不管浮冰区是多么危险，我一定会勇敢面对，因为除了坚强，我别无选择。更因为一人呵护南极，全家守望。（中山站 李百超）

## 基督城—克莱斯特切奇旅游简介

如果您想在新西兰寻找一个在文化和历史上都能代表整个国家的城市的话，基督城(Christchurch)将是第一选择。此外基督城的景色秀丽，素有新西兰“花园城市”之称。

要游览基督城市中心，不用劳驾四个轮子的机器，只要用双脚闲晃就已经足够，基督城棋盘式的街道不需担心迷路。必游景点是大教堂广场、国际南极中心和爱芬河。大教堂自1864年起就名列南半球最精致的新歌德式英格兰大教堂，雄伟壮丽。国际南极中心提供有关南极日常生活与历史的多媒体视听经历，内有南极海洋鱼类馆、南极风暴仿真馆。爱芬河沿途杨柳垂岸，风格类似剑桥的康河。

基督城的繁华区和景点主要集中在两条线路上：

1. Plains Circuit - 空间博物馆->国际南极中心->奥拉拿公园->瓦玛卡利利河(汽艇)->威罗邦克动物公园。
2. Port Circuit - 科学馆->利特尔敦(游轮)->撒姆纳海滩->费里米德历史公园->堪班迪休山游轮。

这两条也是最好的观光路线。你也可以购买一张One day pass, 这样一整天都可以无限次数的使用观光巴士。

## 开心一刻：防滑垫的故事

船上工作人员送来了防滑垫，按照浅薄的三十余年陆地生活经验，我二话没说就把它垫在了洗手间。心中还有些疑惑，这船上的防滑垫真小，连卫生间都不够铺，铺完后还用脚试了试，的确很防滑！脚踩上去纹丝不动。

晚饭后去邻屋串门，猛然看见放在桌上的防滑垫！惊讶之余，我小心翼翼地问道：“防滑垫不是一般放在卫生间的吗？”对方迟疑了一下，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到目前为止，还没听说有这么用的，船上都是放在桌上防滑的。”于是晚上，我们屋里的窗台上多了一块需要晾干的防滑垫。（中山站 朱亲耀）